

中国足球的寒冬还能有多冷



1月15日,是中超、中甲和中乙各队提交工资奖金确认表的截止日,中超16支球队全部提交完毕,新赛季中超球队已经各就各位。不过,中甲和中乙球队的日子却没有那么好过了,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川FC、辽宁、广东华南虎以及本来有资格递补继续参加中甲的上海申鑫都没有按时递交材料。这意味着,16支球队参加的中甲联赛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俱乐部面临绝境。

15日傍晚,中国足协紧急发文将递交工资奖金确认表的时间向后顺延半个月;鉴于中甲、中乙、中冠联赛的部分俱乐部在2019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营困难,为确保各级联赛稳定,特延后中甲、中乙联赛俱乐部以及申请参加2020年中乙联赛的中冠俱乐部提交工资奖金确认表的截止时间至2020年1月31日17时整。

川足已经主动放弃、面临解散,辽足、广东华南虎和中乙球队上海申鑫等多支低级别球队也都面临着各自的难题,他们能否化险为夷,马上就会有最终的答案,人们不知道中国足球的寒冬到底还能有多冷。

川足“主动放弃” 昔日足球重镇遭重创

1月15日,四川FC正式告别,这个成立了6年多的俱乐部终究还是没能逃过现实的残酷。在本该递交工资确认表的这段时间,俱乐部并没有找球员在上面签字,也没有向中国足协递交参加2020赛季中甲的相关审核材料,这样的“沉默”预示着俱乐部主动放弃了征战新赛季,就此告别职业足坛。此前已经有多名川足球员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告别,解散的命运早已注定。

作为2018赛季的中乙冠军,川足在一年前就一度出现资金问题,不过最终一家四川省内企业表示愿意为球队征战2019赛季提供充足的资金并且以最快速的时间解决教练及球员的工资待遇问题,俱乐部“压哨”将2019赛季中甲联赛注册的相关材料上交至中国足协。2019赛季尾声通过附加赛才苦苦保住的一个中甲名额,最终还是在新赛季开始前无奈放弃了。作为甲A年代中国职业足球的重镇,四川足球曾给人们留下了太多深刻的回忆,也曾培养了不少足球人才,后来在那里涌现出不少职业俱乐部,他们都是满怀壮志豪情而来,最终无奈曲终人散。

这支四川FC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另外一个曾经在中国职业足球版图特立独行的地方——延边。2019年初,当时正在韩国进行新赛季备战的延边富德队将帅们等来了一个“毁灭性”的消息,他们的球队因富德集团和延边体育局就欠税清偿问题最终没有达成一致而解散。

维持生计,是很多中甲、中乙俱乐部为之奔忙的最重要的事情。这些年来,因欠薪等资金问题选择退出,无法提交工资奖金确认表,没有足够的资金让球队正常运转等问题,困扰着那些资金不足的职业俱乐部,中甲和中乙尤为严重。仍留在职业联赛中的人们,又有多少是在苦苦支撑和坚守。

辽足再遇十字路口 这次能否化险为夷?

作为中国足坛的一支老牌球队,辽足的困境也让人提心吊胆,这已经不是这支球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生死时刻”,而这一次情况似乎更加艰难。辽足近年来一直深陷欠薪传闻,一年前,球队在2019赛季前也面临着严重的经营危机,外界担忧辽足一旦不能解决欠薪的问题,将面临被取消注册资格的危险,不过最终俱乐部将2019赛季中甲联赛注册的相关材料交至中国足协,参加了2019赛季的中甲联赛。2019赛季结束后,辽足是通过附加赛才涉险保级成功留在了中甲。保级并没有带给辽足太多好心情,球队一直以来的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到了2020赛季开始前愈演愈烈。目前,球队正在广州进行冬训,俱乐部的财政状况却牵动着这支球队所有人的命运。据记者了解,目前球队的日常工作 and 冬训是在正常进行中,至于工资确认表,俱乐部也一直在和足协进行沟通。

和辽足一样在和足协沟通有关工资确认表的俱乐部远不止这一家,广东华南虎也面临同样的处境。2019年底,广东华南虎宣布了包括阿洛伊西奥在内的7名球员离队的消息,并且宣布了前主帅傅博离任,这支球队2020赛季前的备战伴随着各种告别。2020年伊始,广东华南虎俱乐部挂牌转让股权,这充分证明俱乐部的境况或许是“致命”的,在转让公告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俱乐部负债累累,转让价格也着实不低。不过球队目前依然在各种传闻中在新帅谢育新的

率领下按照计划进行着冬训,并且从梯队上调了多名球员填补一队的人员空缺。

2019赛季提前降级的上海申鑫也在濒临解散的边缘,据媒体报道称,该俱乐部累计欠薪8个月,背负着7000万元的债务。资金问题困扰了上海申鑫多时,最终这支曾经还在顶级联赛征战过的球队降入中乙。可如今,申鑫可能连中乙都玩不起了。处境艰难的中乙俱乐部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这些低级别的小俱乐部各有各的苦,生存空间继续被压缩。

中超俱乐部精打细算 低级别联赛举步维艰

16家中超俱乐部倒是都递交了工资确认表,但也并不是所有俱乐部的日子都那么好过。此前就有传闻称重庆斯威拖欠球员部分薪水奖金,升班马青岛黄海也被曝拖欠球员部分薪水奖金,大连足球则是因万达与一方之间的种种传闻一度被陷入危机。不过好在这些问题都暂时得以缓解,16家中超俱乐部都不会缺席2020赛季中超联赛。早在2019赛季前,天津天海(原天津权健)就曾遭遇过生存危机,这支球队在2019赛季最终保级成功,但是这支球队新赛季的生存依然不会轻松。

如今的大环境,让很多职业俱乐部都过得没有那么风光,新赛季,职业联赛将实行各项新政,各个俱乐部需要重新适应和迎合。不少中超俱乐部都要精打细算过日子了,更何况是那些低级别俱乐部,资金上的捉襟见肘、青训培养的人才匮乏、可用球员的流失等,都让这些中甲和中乙俱乐部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

中甲联赛的俱乐部贫富差距比较明显,他们各自的志向和战略也有所不同,这从上个赛季最终的冲超和保级的走势就能看出一些门道。低级别联赛关注度和影响力都不够,但维持球队正常运转的费用对于那些企业却一点都不少。先天的劣势让很多低级别联赛的球队处在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生存都成了一个难题。中国足协曾不止一次提出有关职业联赛“金字塔模式”的形成,希望各级联赛能够实现稳步扩军,并且对中甲、中乙俱乐部日后发展中组建的梯队数量进行了规定。然而,很多俱乐部连自身的生存都难以维系,谈何扩军和发展?

本报综合消息

8年前,翟峰和妻子双双辞职,并给读三年级的大女儿馨馨办了休学手续,用卖房卖车的钱买下一艘二手帆船开始了航海旅行,手上只剩下不到5万元的生活费。两年半的帆船航海,翟峰带着妻子女儿去了8个国家,又在澳大利亚进行了3年多的“自驾飞行”。然而这并没能满足翟峰“看遍世界”的愿望。两年前,他又动了“造飞船”的想法,如今,他正在准备建造一艘飞船,并准备在2022年首飞,在飞船上看遍世界。

2012年以前,翟峰是山东兖州的一名铁路职工。技校毕业后,他子承父业,被安排到铁路局当信号工,干了18年。妻子孙宏岩也是铁路职工。夫妻俩在当地很早就买房买车,但翟峰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鸡”。

夫妻辞职孩子休学全家去航海

2011年,翟峰萌生了带家人用帆船航海的想法。“家庭航海在中国是空白。航海专家告诉我资金要数百万元起,要在国外学习几年,而我的存款从没有超过3万块人民币。”但孙宏岩更喜欢平静的生活。经过挣扎,两人决定辞职,并让孩子休学。

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住房和车子,

在8年的旅程里,馨馨帮妈妈做代购,一起给全家人挣钱;也在澳大利亚读了三年的书,甚至还自己开过船!

当年父母决定出海时,馨馨才8岁,正念二年级,她兴奋地跟身边的小朋友分享爸爸要去买帆船航海的事。但后来,老师不让她讲了,因为会影响其他小朋友的情绪。是否要让孩子休学旅行,孙宏岩也经历了巨大的思想斗争。

“我不担心孩子无法在课堂以外学到知识,我更困扰如何在各国航行中给女儿找到伙伴。我不担心孩子的成绩,我更害怕女儿没有好的心理状态。”孙宏岩说。但后来,翟峰和孙宏岩觉得,给女儿打开无数个小窗看世界,会比陪她走独木桥更有意义。在航海日记里,馨馨直呼父母的名字“翟峰”“宏岩”。

馨馨很早就自己挣生活费,并在父母的指导下自学,也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和墨尔本上过三所公立学校,但她觉得“缺少朋友”,最希望的是可以在各个自己喜欢的国家待上一段时间,深入体验当地的生活。

自驾动力三角翼环飞澳大利亚

2014年6月至2017年11月,翟峰一家在澳大利亚算是长待了三年多的

卖房买帆船全家去航海

翟峰和孙宏岩凑了39万元人民币。孙宏岩回忆说:“我们当时顶着巨大的压力,邻居不让小孩来找馨馨玩,到处弥漫着‘这家人完了’的压力。”为了解航海知识、学习航海技能,翟峰自学了当时所有能找到的中文帆船航海资料书籍,又转到英文网站论坛等。在整个买船远航之前,他用了525天学习理论。

2012年11月9日,翟峰举家搬到了自己花35万元在马来西亚兰卡威购买的帆船上,他给船命名“彩虹勇士号”。当年的12月5日,翟峰和家人开始了第一次自驾船远航,去泰国普吉岛。在两年半时间里,他们去了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印尼、澳大利亚等8国。最远的一次航行是2014年大年除夕,全家由中国香港出发,当年的5月底抵达澳大利亚达尔文市,时间长达四个月。

两年半航行8个国家屡次死里逃生

回忆起两年半的航海生活,翟峰觉得,“就像看一部大片一样”。“风浪,暴雨,海盜,恶意的官员。美妙,惊喜,恐惧,懊恼,剧情丰富,但这是真实的海上生活,未知的生活。”让他们尤其难忘的是从中国香港前往澳大利亚的长达四个月的航行。全程3500海里,他们登过了10个港口,穿越7个海域,先后搭载9名社会船员。暴雨、鱼腥味,伴随整个航程的总是劳累、辛苦、紧张。孙宏岩说,远航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浪漫,没有红酒,没有潇洒的心情,要仔细研究沿途海流、潮汐、风向,制订航线。航海是各种不确定的奢侈旅行,恶劣天气、机器故障、人员健康不佳等随时可能发生。

再细致的准备也难免碰到危急的情况,这样就是死里逃生。

翟峰回忆说,2015年4月6日凌晨,全家人驶出马六甲海口,进入太平洋3个小时和货轮碰撞,差点船毁人亡。当时,他们在印尼的一处海峡,他们遇到了很大的风浪,需要打开发动机,但打开发动机时发动机却报警了,叶轮坏了,备用的也坏了。“大风浪时可以做很多事,但机械故障会让你精神垮掉。那时我就在想,假如下一秒我就死了,我要干什么?”

8岁休学独自开船

当年跟随父母,休学出海远行的馨馨如今已是一个16岁的大姑娘。

这也是他自从开启了“航海之旅”之后第一次长时间的“着陆”。翟峰有些“待不住了”,他又迷上了动力三角翼。这是一种强力快速的飞行器,可以到稳定的平流层,不怕风吹雨打,几十小时就能环澳旅行。在澳大利亚,翟峰以15万元卖掉了自己的帆船,又通过打工,拉赞助等方式,凑了30多万人民币,买了一台动力三角翼飞行器。“飞行器驾照一般两个月时间可以考取,但因为语言不通,我花了8个月的时间,包括学英语。”2015年开始,翟峰驾驶动力三角翼环飞澳大利亚,翟峰和女儿在天上飞行,妻子驾车做地勤,里程超过15000公里。

“一个家庭用超轻飞行器环绕一块大陆,华人没有做过,外国人也没有,所以是世界首次。我们从墨尔本附近出发,11天飞抵澳大利亚中心的大红石头。飞行时间20多个小时,1000多海里,起降11个机场。”翟峰说,动力三角翼须顺从自然的力量,御风而行,像天上的帆船,要用几天跨越季节才能完成漫长旅程。为了多一份收入,他也陆陆续续带了几十个乘客来体验。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一路上全住帐篷。2017年9月,翟峰驾驶飞行器追逐奔跑的袋鼠,观看河道里的鳄鱼,结果在着陆时发生了擦碰。结果飞行器维修花了几十万元人民币,路费就没了,驾驶动力三角翼环飞澳大利亚被迫中断了。

开设“飞艇学校”传播“别样价值观”

2017年9月,驾驶动力三角翼环飞澳大利亚中断后,翟峰又产生了用飞艇看遍世界的想法,目前先是开设“飞艇学校”,传播自己的价值观。翟峰说:“驾帆船看世界比汽车好1万倍。住在天上,低空飘浮着‘刷地球’,在感兴趣的地方任意起降,10天到1个月就可以环绕地球一圈。”翟峰对记者介绍了目前世界上已投入了上亿美元开发的飞艇airlander。“这种飞艇由于降落时需要专门的大型机库,所以难以推进。”他竟然手制了自己理想中的飞艇模型,并认真地计划着“低空环地球”的时间表。“我的想法是,设计一个像手风琴一样可以开合的装置,降落时用自重压缩氮气,在地面减少体积,增加重量。希望在2021年能做一个原型机遥控试飞,2022年造大型机,开启我在飞船上看遍世界的梦想。”

本报综合消息